

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六版

儒林外史

（洋裝一册定價
平裝二册定價）

外埠酌加郵費

句讀者 汪原放

印行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

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

上海西藏中路四七五弄六號

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

第二十六回

向觀察陞官哭友

鮑廷璽喪父娶妻

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，忙將刑名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，說道：『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，務必要查細些，不可移漏了事。』說罷，開了宅門，忽忽出去了。出去會見那二府，拏出一張牌票來看，了，附耳低言了幾句，二府上轎去了，差官還在外候着。

向太守進來，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着問。

向知府道：『沒甚事，不相干。是寧國府

知府壞了，委我去摘印。』當下料理馬夫，連夜同差官往寧國去了。

衙門裏打首飾，縫衣服，做牀帳被褥，糊房，打點王家女兒招婿。忙了幾日，向知府回來

了，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。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，兩個僮相進來。鮑廷璽插着花，披着

紅，身穿紬緞衣服，脚下粉底皂靴，先拜了父親，吹打着，迎過那邊去，拜了丈人，丈母。小王穿

看補服，出來陪妹婿。吃過三遍茶，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卺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清早，出來拜見老爺夫人。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，兩套衣服。衙裏擺了三天

喜酒，無一個人不吃。到滿月之後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。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。

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，送了一天路才回來。自此以後，鮑廷璽在衙門裏，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。

看看過了新年，開了印，各縣送童生來府考。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，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：『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，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，他們就要作弊。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，替我去照料幾天。』

鮑文卿領了命，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——安慶七學共考三場——見那些童生，也有代筆的，也有傳遞的，大家丟紙團，掠磚頭，擠眉弄眼，無所不爲。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，大家推成一團，跌成一塊，鮑廷璽看不上眼。有一個童生，推着出恭，走到察院土牆跟前，把

土牆挖個洞，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，被鮑廷璽看見，要揪他過來見太爺。鮑文卿攔住道：「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。相公，你一個正經讀書人，快歸號裏去做文章。倘若太爺看見了，就不便了。」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，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。

考事已畢，發出案來，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荏。他父親是個武兩榜，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，在家候選守備。發案過了幾日，季守備進來拜謝，向知府設席相留，席擺在書房裏，叫鮑文卿同着出來坐坐。

當下季守備首席，向知府主位，鮑文卿坐在橫頭。季守備道：「老公祖這一番考試，至公至明，合府無人不服。」向知府道：「年先生，這看文字的事，我也荒疎了；倒是前日考場裏，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，還不會有甚麼弊竇。」

此時季守備才曉得這人姓鮑。後來漸漸說到他是個老梨園脚色，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。向知府道：「而今的人，可謂江河日下。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，和他說到「傳道窮經」，他便說「迂而無當」；和他說到「通今博古」，他便說「雜而不精」。」

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，全然看不得！不如我這鮑朋友，他雖生意是賤業，倒頗多君子之行。」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。

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，酒罷，辭了出來，過三四日，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吃了一餐酒。考案首的兒子季荏，也出來陪坐。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，便問：「少爺尊號？」

季守備道：「他號叫做葦蕭。」當下吃完了酒，鮑文卿辭了回來，向向知府着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，將來不可限量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那王家女兒懷着身子，要分娩；不想養不下來，死了。鮑文卿父子兩個慟哭。向太守倒反勸道：「也罷，這是他各人的壽數，你們不必悲傷了。你小小年紀，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個媳婦。你們若只管哭時，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。」

鮑文卿也吩咐兒子，叫不要只管哭；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火疾，不時舉動，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；意思要辭了向太守回家去，又不敢說出來。恰好向太守陞了福建汀漳道，鮑文卿向向太守道：「太老爺又恭喜高陞，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；怎奈小的老了，又得了病在

身上。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，丟下兒子跟着太老爺伏侍罷。」

向太守道：「老友，這樣遠路，路上又不好走，你年紀老了，我也不肯拉你去。你的兒子，

你留在身邊奉侍你，我帶他去做甚麼？我如今就要進京陛見。我先送你回南京去。我

自有道理。」次日，封出一千兩銀子，叫小廝捧着，擎到書房裏來，說道：「文卿，你在我這裏

一年多，並不會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。我替你娶個媳婦，又沒命死了。我心裏着實過

意不去。而今這一千兩銀子，送與你。你擎回家去置些產業，娶一房媳婦，養老送終。我

若做官再到南京來，再接你相會。」

鮑文卿又不肯受。向道臺道：「而今不比當初了。我做府道的人，不窮在這一千兩

銀子。你若不受，把我當做甚麼人？」鮑文卿不敢違拗，方才磕頭謝了。向道臺吩咐叫

了一隻大船，備酒替他餞行，自己送出宅門。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，洒淚告辭。向道臺

也揮淚和他分手。

鮑文卿父子兩個，帶着銀子，一路來到南京，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，舉家感激。鮑文卿扶着病出去尋人，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，兩副行頭，租與兩個戲班子穿着；剩下的，家裏盤纏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，臥牀不起；自己知道不好了，那日把渾家兒子、女兒、女婿都叫在跟前，吩咐他們：『同心同意，好好過日子，不必等我滿服，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。』說罷，瞑目而逝。闔家慟哭，料理後事。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，開了幾日喪。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。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，擇個日子出殯，只是沒人題銘旌。

正在躊躇，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，問道：『這裏可是鮑老爹家？』鮑廷璽道：『便是，你是那裏來的？』那人道：『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，轎子已到了門前。』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，穿上青衣，到大門外去跪接。向道臺下了轎，看見門上貼着白，問道：『你父親已是死了？』鮑廷璽哭着應道：『小的父親死了。』向道臺道：『沒了幾時了？』鮑

鮑廷璽道：『明日就是四七。』向道臺道：『我陛見回來，從這裏過，正要會會你父親，不想已做故人。你引我到柩前去。』

鮑廷璽哭着跪辭，向道臺不肯，一直走到柩前，叫着『老友文卿』，慟哭了一場，上了一炷香，作了四個揖。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。向道臺走到廳上，問道：『你父親幾時出殯？』鮑廷璽道：『擇在出月初八日。』向道臺道：『誰人題的銘旌？』鮑廷璽道：『小的和人商議，說銘旌上不好寫。』向道臺道：『有甚麼不好寫？取紙筆過來。』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。向道臺取筆在手，寫道：

『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。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。』

寫完，遞與他道：『你就照着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做。』又說道：『我明早就要開船了。還有些少助喪之費，今晚送來與你。』說罷，吃了一杯茶，上轎去了。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。晚上，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，擎着一百兩銀子，送到鮑家。

那管家茶也不會吃，忽忽回船去了。

這裏到出月初八日，做了銘旌。吹手、亭彩和尚、道士、歌郎，替鮑老爹出殯，一直出到南門外。同行的人都出來送殯。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十桌齋。喪事已畢。

過了半年有餘，一日，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。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着，進去和母親說了。鮑老太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『金師父，許久不見。今日甚麼風吹到此？』金次福道：『正是好久不會來看老太太，老太太在家享福。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着了。』老太道：『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，生意行得細，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，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，在盱眙、天長這一帶走。他那裏鄉紳財主多，還賺的幾個大錢。』金次福道：『這樣，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。』

當下吃了一杯茶，金次福道：『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成你家庭璽，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。』鮑老太道：『是那家的女兒？』金次福道：『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。』

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，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。不到一年光景，王三胖就死了。這堂客才得二十一歲，出奇的人才，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。因他年紀小，又沒兒女，所以娘家主張着嫁人。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。大牀一張，涼牀一張，四箱四櫥。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的，手也插不下去。金手鐲有兩三副，赤金冠子兩頂。真珠寶石，不計其數。還有兩個丫頭，一個叫做荷花，一個叫做採蓮，——都跟着嫁了來。你若娶了他與廷璽，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，這是極好的事。」

一番話，說得老太滿心歡喜，向他說道：『金師父，費你的心！我還要託我家姑爺出去訪訪，訪的確了，來尋你老人家做媒。』金次福道：『這是不要訪的，——也罷，訪訪也好。我再來討回信。』說罷，去了。鮑廷璽送他出去。

到晚，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，老太一五一十，把這些話告訴他，託他出去訪。歸姑爺又問老太太要了幾十個錢帶着，明日早上去吃茶。次日，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。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，有名的沈大腳。

歸姑爺到沈天孚家，拉出沈天孚來，在茶館裏吃茶，就問起這頭親事。沈天孚道：『哦！

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？他的故事長着哩！你買幾個燒餅來，等我吃飽了和你說。』

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，擎進茶館來同他吃着，說道：『你說這故事罷。』沈

天孚道：『慢些，待我吃完了說。』當下把燒餅吃完了，說道：『你問這個人怎的？莫不是

那家要娶他？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！若要進門，就要一把天火！』歸姑爺道：『這是怎

的？

沈天孚道：『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。偏頭死了，他跟着哥們過日子。他

哥不成人，賭錢吃酒，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。因他有幾分顏色，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

橋來家做小。他做小不安本分，人叫他「新娘」，他就要罵，要人稱呼他是「太太」；被大

娘子知道，一頓嘴巴子，趕了出來。復後嫁了王三胖。王三胖是一個候選州同，他真正是

太太了。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，把大狀的兒子，媳婦，一天要罵三場；家人，婆娘，兩天要打八

頓。這些人都恨如頭醋。

『想不到一年，三胖死了。兒子疑惑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，那日進房來搜；家人婆娘又幫着，圖出氣。這堂客有見識，預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，一總倒在馬桶裏。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，搜不出來；又搜太太身上，也搜不出銀錢來。他借此就大哭大喊，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，出首兒子。』上元縣傳齊了審，把兒子責罰了一頓，又勸他道：『你也是嫁過了兩個丈夫的了，還守甚麼節？』看這光景，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；不如叫他分個產業給你，另在一處。你守着也由你，你再嫁也由你。』當下處斷出來，他另分幾間房子，在胭脂巷住。就爲這胡七喇子的名聲，沒有人敢惹他。這事有七八年了。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，他對人只說二十一歲。』

歸姑爺道：『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，可是有的？』沈天孚道：『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。他的金珠首飾，錦緞衣服，也還值五六百銀子。這是有的。』歸姑爺心裏想道：『果然有五六百銀子，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。若說女人會撒潑，我那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！』

因向沈天孚道：「天老，這要娶他的人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個小孩子。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。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，替他撮合成了，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媒錢。你爲甚麼不做？」沈天孚道：「這有何難；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，包管成就。」只是謝媒錢在你。」歸姑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且去罷，再來討你的回信。」

當下付了茶錢，出門來，彼此散了。

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脚說。

沈大脚搖着頭道：

「天老爺！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！他又要是個官，又要錢，又要人物齊整——又要上無公婆，下無小叔姑子。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來，「橫草不擎，豎草不拈」，每日要吃八分銀子藥。他又不吃大葷，頭一日要鴨子，第二日要魚，第三日要菱兒菜鮮笋做湯。閒着沒事，還要橘餅，圓眼，蓮米搭嘴。酒量又大，每晚要炸麻雀，鹽水蝦，吃三斤「百花酒」。上牀睡下，兩個丫頭輪流着捶腿，捶到四更鼓盡才歇。我方才聽見你說的，是個戲子家——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！」

沈天孚道：「你替他架些空罷了！」

沈大脚商議道：「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

不要說也，也不必說他家弄行頭。只說他是個舉人，不日就要做官；家裏又開着字號店，廣有田地。這個說法好麼？」沈天孚道：「最好！最好！你就這麼說去！」

當下沈大脚吃了飯，一直走到胭脂巷，敲開了門。丫頭荷花迎着出來問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沈大脚道：「這裏可是王太太家？」荷花道：「便是，你有甚麼話說？」沈大脚道：「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。」荷花道：「請在堂屋裏坐。」太太才起來，還不曾停當。」沈大脚說道：「我在堂屋裏坐怎的，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。」

當下揭開門簾進房，只見王太太坐在牀沿上裹脚，探蓮在傍邊捧着簪盒子。王太太見他進來，曉得他爲媒婆，就叫他坐下，叫拏茶與他吃。看着太太兩隻脚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才裹完了；又慢慢梳頭，洗臉，穿衣服，直弄到日頭趨西才清白。因問道：「你貴姓？有甚麼話來說？」沈大脚道：「我姓沈。因有一頭親事來效勞，將來好吃太太喜酒。」

王太太道：「是個甚麼人家？」沈大脚道：「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，人都叫

他鮑舉人家。家裏廣有田地，又開着字號店，足足有千萬貫家私。本人二十三歲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兒女，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，久已說在我肚裏了。我想這個人家，除非是你這位太太才去得，所以大膽來說。」王太太道：「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？」沈大脚道：「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，他家那還有第二個？」王太太道：「是文舉武舉？」沈大脚道：「他是個武舉；扯的動十個力氣的弓，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，好不有力氣！」

王太太道：「沈媽，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，不比別人。想着起初到王府上，才滿了月，就替大女兒送親，送到孫鄉紳家。那孫鄉紳家三間大敞廳，點了百十枝大蠟燭，擺着糖斗糖仙，『吃一看二眼觀三』的席，戲子細吹細打，把我迎了進去。孫家老太太戴着鳳冠，穿着霞帔，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，臉朝下坐了。我頭上戴着黃豆大珍珠的拖掛，把臉都遮滿了，一邊一個丫頭擎手替我分開了，才露出嘴來吃他的蜜餞茶。唱了一夜戲，吃了一夜酒。第二日回家，跟了去的四個家人婆娘，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，我要把他一個個都處死了。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，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響，我

還不開恩饒他哩。

沈媽，你替我說這事，須要十分的實；若有半些差池，我手裏不能輕輕的

放過了你。」

沈大脚道：「這個何消說？」

我從來是「一點水一個泡」的人，比不得媒人嘴。若扯

了一字謊，明日太太訪出來，我自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。」王太太道：「果然如此，好了，你到那人家說去。我等你回信。」當下包了幾十個錢，又包了些黑棗，青餅之類，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吃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忠厚子弟，成就了惡姻緣；骨肉分張，又遇着親兄弟。

不知這親事說成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